



夏日紫薇,悦然之花。因为爱,所以含笑记录,心头舒然。

紫薇俏枝头

□杨苏燕

蝉鸣声声的盛夏,夏花亦是蓬勃的。

窗外,一树的紫薇正舒展身姿,浓碧的枝端花团锦簇,热烈而不失优雅。七月的斜阳是明媚的,紫薇,更是每一个花苞都吟唱着明媚的长短句。看着紫薇,脑海中搜索着记忆中的诗句,一时间,竟有些恍惚……

“谁道花无红十日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紫薇花期长,谷雨后绿芽新枝勃发,夏至前后花蕊初现,几日后花团满树。瞧,粉色的、浅紫的、深紫的,细小的花朵密密匝匝地聚成团,缀成束,高高低低,颤颤悠悠地摇曳在枝头,在骄阳下谱成一阕热烈的长短句。从紫薇树下走过,你的步伐也轻快成一首诗,这饱满明艳的诗和着蝉鸣,走过盛夏,至中秋后才渐渐收笔。

“曲阑开遍紫薇花,落日瞳眈映晚霞。”夏日的傍晚,夕阳醉了,七彩的云霞流到了紫薇花上,紫薇花上便轻轻巧巧地被涂了一层柔和的光泽。下班的路人,走过紫薇树下,或驻足凝望,拿起手机把这欢快的夏花倩影留住;或边走边赏,向这俏然的夏花送上心头的赞语。等绿灯时,也忍不住把目光投向那抹绯红,看着流霞般的紫薇花一路呼啦啦地泼溅到枝头,闪在窗外。看花人因了这紫薇,一天的疲惫全消。这妩媚的夏花,带给人们别样的小欢喜。

“唱彻五更天未晓,一池月浸紫薇花。”这般古典诗意的紫薇,晓月下,它自有如水的诗情。月夜下的紫薇,在路灯的映衬下,像极了一位款款行走的女子,轻曳绿袖,成穗的花束在夜风中浓淡深浅地晃动着。月光坐在枝头,如水的月色浸润着一树繁花,驻足聆听,一阙小令似从唐诗宋词中顺流而下。于是,喜欢绕着紫薇走一圈又一圈,耳畔,夏蝉织起了一张音乐的网,“沙沙沙,沙啦啦”,如山风穿越林梢,呈浩荡荡荡之势。

须臾,蝉鸣声停止了,周遭一片宁静,偶尔有一声夜鸟“咕啾”声传来。这清雅的意境让你的心底也像被清水洗涤了一般,清澈透明,烦嚣远遁。此时,身前身后,诗情弥漫,这一刻,你是如此迷恋这盛夏的月夜,迷恋这盛夏月夜中悄然枝头的紫薇。于是,夏夜的闲游,因了紫薇,成了固定的功课。

不觉想起十多年前在鹿城的日子。那些年的夏日黄昏,总会带儿子去公寓附近的公园闲走漫步。还记得初见这美妙夏花时被惊艳的一刻,多美啊!像小姑娘的辫子,绿辫的发梢扎了一束蓬蓬的花球,俏丽十足。

暮色中的中山公园,紫薇花下,有许多老者在跳健身操。音乐律动,南风吹过,花枝颤动,挥臂摆腰,自是活力四射;一转身,见几位老者在打太极拳,一招一式,更是气定神闲。枝头的花束竟也添了几分淡然,花和人,是何等和谐呀!紫薇花,洋溢着祝福,流淌着祥和。好一个“天上紫微星,地上紫薇树。”那些年,每当生活中、工作上有迷茫和困惑时,总喜欢去公园,在紫薇花下走走,看那朵朵的纯真笑脸,听那声声的振奋之语,丁香结打开,心底便通透几许。

夏日紫薇,悦然之花。因为爱,所以含笑记录,心头舒然。

蒲扇里的流年

□黎洁

小时候,因为没有空调和电风扇,每到炎炎夏日,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手中不停摇摆着的蒲扇,蒲扇成了我们的贴身之物。

蒲扇,即蒲葵扇,亦称“葵扇”,顾名思义,就是由蒲葵树的叶、柄制成的扇子。旧时,在老家广东潮汕地区,在门槛上悬挂蒲扇以趋吉避凶、驱邪纳福的人家并不鲜见。蒲扇由于质轻价廉,且扇动起来风量

大,在夏天多用于扇风纳凉。

小暑过后,母亲就会从她的樟木箱子里拿出几把蒲扇。妹妹淘气,喜欢用扇子当武器,对我攻击。她的那把蒲扇总是很快就脱了线,散了架。不过,母亲能干,一发现扇子边沿有断裂迹象,就会从针线筐

篮里找出碎花布条,衬在“事故”处,用针线密密缝合。只需几针,就能“救回”扇子一命。母亲常说:“小洞不补,大了二尺五。小问题要当大事情来对待,人也一样,有了坏毛病,就要及时改过来,长时间不改,到时候想改都改不了了!”

母亲找来红橙黄绿蓝紫六种颜色的布条,给每把蒲扇镶边,细密地缝好扇口,再分给每个人。我分到的是一把紫色碎花布镶边的扇子,分外美丽。

伏天中最难熬的是中午。大人们劳累半日,下午还要上工,对于他们来说,午睡就显得极为必要。可是,小孩子的心思却是到清凉的河里洗澡、到树林中捕捉藏在绿叶之中的鸣蝉。母亲哄我午睡,一边扇扇子,一边讲故事。可是,黏糊糊的床、不断冒出的汗珠让我躺不住,母亲生怕我又溜走,左手攥着我的手腕,右手摇着蒲扇,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故事……

当蒲扇摇摇停停、母亲嘴里的故事变成细微的鼾声时,我便悄悄地爬起来,溜下了床,蹑着脚儿走出家门,到大道与小伙伴们会合。

凉意,徐徐而来,惬意,亲切。扇子的风可大可小,无须挽掙,随心所欲。有蒲扇的夏夜是温馨的。那时,吃过晚饭后,如水月光泻下,整个村庄像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巾,闪烁着如同梦幻一般的光芒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搬出凉席,铺在禾场上,大人们裸着上身摇着把大蒲扇唠嗑;孩子们捉迷藏、扑萤火虫。虫儿在藤蔓之间穿梭,不时闪着亮光,这可乐了大家。于是,孩子们手里拿着蒲扇,在夜幕下兴奋地追逐着萤火虫,其乐融融,颇有一番杜牧笔下的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意境。等到玩累了,疯够了,孩子们就躺在竹床上纳凉。

夜深了,人们陆陆续续收起桌椅进屋睡觉。但吹不到风的屋子里仍然闷热,尤其是床上挂了蚊帐,罩在里面的人热得睡不着。小院的凉床上,母亲用蒲扇给我们扇风驱蚊。我和妹妹嚷着要听故事,母亲总说,先猜谜语,猜对了才讲。至今我还记得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住个白胖子”那些有趣的谜语。我们总是望着遥遥相对的牵牛星和织女星,还有大月亮,出神遐想,恍恍惚惚,乘着风,踩着云,飞进了那神话中的仙境,不知不觉进入梦乡。有时正睡得迷迷糊糊,忽有一股凉风徐徐吹来,舒服之极,睁开眼,原来是母亲手中的扇子,摇啊摇,在为我们扇风。那扇过来的风,像母亲的手拂过身体,直到夜阑人静。

入秋后,天气渐凉,母亲便会用清水洗净蒲扇上的尘埃以及汗渍,晒干后用透明塑料袋包起来,存放在她的陪嫁箱柜里面,以备明年使用。

如今,随着电扇空调的出现,蒲扇已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。那轻摇蒲扇最疼爱我的母亲,也随之永远地离去了。只有那恒久的清凉,如割不断的血脉亲情一样,时常在我心头萦绕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夏雨敲窗

□王优

正吃午饭,天色忽然暗下来。“啊!下雨了!下大雨了!”小男生放下碗,扑到窗前。白亮亮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,撞在窗台上,打在玻璃上,珠玉滚落,碎沫飞溅,溅起一阵凉气,沁入肺腑。

情不自禁把玻璃窗开到最大,迎接天上来客,感受这难得的夏日清凉。雨点扑进来,暑气退下去。阵阵凉气扑面,胳膊腿尽情享受这一刻的舒爽。

啪啪啪!啪啪啪!金豆子打在树叶上,树叶儿激动得发抖,兴奋得舞呀跳呀!雨点飞扑而下,很快淹没了白色路面,哗啦啦在水泥地上奏起欢歌。雨点射向小池,一点一个泡,池水瞬间生动起来,水花摇曳,涟漪万朵。雨雾之中,池中假山也缥缈起来,草木葱茏,亭台迢迢,平日里毫不起眼的小小假山一下子有了几分蓬莱仙山的远意。

浑身黑羽的长尾雀“唧”一声,从黄葛树的浓荫里腾跃而起,斜翅穿行在雨中,时高时低,唧唧欢鸣,似要逆着雨的天梯,穿空而去,终于消失在茫茫苍穹……

也有小麻雀惊惊慌慌,一头扎进浓荫里。啊,燕子!两楼之间细细的电线上,停着几只燕子。五只六只,又有两只飞过来了,又飞过来了一只,基本成双成对。细线,黑点,仿佛五线谱上的音符。雨点儿拨动琴弦,它们听雨,静观,纳凉。在雨中展着翅膀,扑棱棱地飞。飞走又飞来,再次停在电线上,停成一串省略号,停成一段休止符……

一只白蝴蝶在雨中翻飞。先是在黄葛树上飞来飞去,然后飞到了楼前,慢慢上升,上升,飞到了七楼。雨一直下,翅膀沉得快载不动雨水了吧,它飞得越来越慢,像一片雪花一样慢慢地坠落,坠落,终于掉到了地上,好一会儿一动不动。唉!雨点这么急,小小的蝴蝶,怎么能穿过一场雨呢。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难道小小的白蝶也要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吗?可惜,凡俗如我等,哪来这样的静气和定力?雨中的白蝶,怕是折戟沉沙了吧。心中有小小的遗憾,依然盯着白蝶陨落的地方。噢!水泥地上,那个小白点仿佛动了一下。它扇动着翅膀,一下又一下,慢慢地,那小小的翅膀又在雨中飞起来,飞升,飞升……大雨依然没有停下来,白蝴蝶飞呀飞,飞向楼的那端,消失在茫茫雨雾中。

哗啦哗啦!楼上的积水已经形成了瀑流,从窗前飞泻而下。足不出户,临窗观瀑,这夏天的奇景,是天地之间最美的馈赠。我且好好享受吧。

“哇!好想冲进雨中跑一趟。”小男生说。“那年夏令营,在黄埔军校,正在拉练,也遇到了这样的雨。”小男生一脸神往。

“啊,什么样的感觉?在雨中奔跑?”我问。想起少年时候,在野外,暴雨突袭,无处可避,只得冒雨突奔,只觉雨点砸在脸上,生疼生疼的,心跳得很快,大张着嘴,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想来是雨点太过密集,挤得空气都无立足之地了。战鼓齐鸣,杀声震天,整个天地之间,全是雨的千军万马。树在冒烟,山在冒烟,一切事物都噤声,只有雨,前仆后继。那样的阵势,何等雄浑,何等壮阔。

“是不是有呼吸不畅之感?”沉思片刻,他点头,微微一笑。“感冒了吗,后来?”“没事!”他摇头。“刚下雨时心里好慌,不知道该不该跑。看看教练,他们一点都不慌,队伍一点都没乱。后来就不怕了——很小的时候,一下大雨就怕,特别是打雷,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!嘿嘿。”小男生看着眼前的雨,似在往昔岁月里漫游。

人生就是这样。一场又一场的雨淋下来,小孩便成了大人,可以从从容容,走在风中,走在雨中。所有的雨都会停下来,所有的人,终其一生,便是穿过一场又一场的雨,走向晴天丽日,走向春暖花开。